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七届会议(2013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通过的意见

第 27/2013 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3 年 6 月 20 日转交该国政府的来文

事关 Rami Shaher Abdel Jalil al-Mrayat

政府未作答复。

该国未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明确说明并延长其任期。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006/102 号决定,工作组由人权理事会接管,人权理事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将工作组任期再延长 3 年。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A/HRC/16/47,附件和 Corr.1)将上述来文转交有关国家政府。
2.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3.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4.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就缔约国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5.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6.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7. (e) 由于存在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其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这种情况下的剥夺自由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第五类)。

## 提交的材料

###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8.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得到的案情报告如下：
9. Rami Shaher Abdel Jalil al-Mrayat (المرایات عبدالجلیل رامیشاهر) 系约旦人，1987 年 9 月生于安曼，目前与其父母定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Al-Mrayat 先生在阿布扎比的海湾航空维修公司任技师。
10. 2010 年 11 月，Al-Mrayat 先生申请停留 4 天的签证，以便探访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未婚妻。他于 2011 年 4 月再次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待了三天，以筹备婚礼。
11. 2011 年 7 月 20 日，Al-Mrayat 先生接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安全部门的一个电话，要他去见情报人员，回答有关他旅行的问题。几天以后，这些人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据来文方称，这些人给了他一个看着象汽车钥匙的现代录音设备，并让他去伊朗使馆会见一名叫 Hassan Nouri 的雇员，向其了解婚礼所需的文件和手续，并录下来。来文方报告说，Al-Mrayat 先生很害怕，觉得受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安全部门的威胁，所以就按照这些指示，去伊朗使馆，据说他讨论了婚礼的手续，然后就离开了。国家安全部门立刻拿走了录音设备。
12. 三个月以后，Al-Mrayat 先生在约旦找了一份新工作。他签署了一份合同，将接受培训，成为在安曼的约旦航空公司商用飞机飞行员。2011 年 10 月，Al-Mrayat 先生从海湾航空维修公司辞职，并通过公司取消了工作签证，计划回约旦开始他的新工作。
13. 2011 年 11 月 19 日，Al-Mrayat 先生正要离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前往约旦。在拿到登机牌后，他在阿布扎比国际机场边检处被告知不许走，然后立刻被国家安全部门人员带离。
14. 据说，Al-Mrayat 先生被穿阿联酋传统白袍的六名男子和一名女警察带到他此前一直居住的父母的公寓中。他们要求 Al-Mrayat 先生的父母和弟弟坐在那里，六个人对公寓进行了彻底搜查，但没有出示任何搜查令或正式文件。在搜了两个小时以后，据说他们没收了 Al-Mrayat 先生的父亲和弟弟的手提电脑和光盘

以及 Al-Mrayat 先生的全部物品，包括现金(7,100 美元和 8,000 阿联酋迪拉姆)。他们跟 Al-Mrayat 先生的父母说要把他带到“热情之家”，24 小时内就会回来。

15. 来文方报告说，Al-Mrayat 先生被带到一家拘留中心，不能见律师和家里人，在被拘留的前几周受到了严重的酷刑。据说他受到辱骂，在被捕后的整整一周里不让他坐，也不让他睡觉。还说通过坐电椅受电击的方式让他遭受剧痛，并几次受到殴打。据报，在殴打 Al-Mrayat 先生时总是给他蒙上眼睛。后来据称他被迫签署了认罪书，说他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事间谍活动。

16. 2012 年 4 月 4 日，Al-Mrayat 先生被转到 Al-Wathba 监狱，第一次会见了律师。他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在联邦最高法院出庭。2012 年 7 月 30 日，他被判处五年监禁，据说判刑的依据就是通过酷刑取得的供词。

17. 据来文方称，对 Al-Mrayat 先生的审判是从 2012 年 5 月 28 日开始的；到 7 月 23 日，共审理了六次，每次不超过 15 分钟，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下达判决书，判处 Al-Mrayat 先生五年监禁，这是对此类案件最重的处罚。因为该案是直接由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因此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来文方指出，Al-Mrayat 先生从未经过初审法院。据称直接由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不是为了起诉，也违反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宪法》，其中第 25 条规定，“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 40 条规定，“外国人享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的各项国际公约和条约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对于 Al-Mrayat 先生不经初审法庭而直接由联邦最高法院审判一事，似乎没有合理的依据。

18. 来文方指出，《联邦最高法院法》第 67 条规定，“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终判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不得以任何上诉方式提出上诉，但对刑事案件的缺席判决例外”。Al-Mrayat 先生无法进行上诉一事违反了国际公平审判标准的基本原则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的规定，其中称，“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决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19. 来文方指出，审判期间没有任何实体证据显示涉及 Al-Mrayat 先生。尽管对他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尽管指控他给一个叫 Hassan Nouri 先生的“伊朗情报官员”打电话和说话，尽管确认对 Al-Mrayat 先生监视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检诉方没有出示任何磁带和录像或照片牵涉到 Al-Mrayat 先生。来文方报告说，审理期间没有任何实体证据意味着对 Al-Mrayat 先生定罪的唯一依据是他的供词，而这个供词据称是通过酷刑取得的。此外，在几次听审中，都不许 Al-Mrayat 先生和他的律师提交材料。只允许 Al-Mrayat 先生的律师出席审判，并只允许他在审理开始时提供一份书面的备忘录。

2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但是，来文方报告说，Al-Mrayat 先生在被移送到 Al Wathba 监狱之前受到严峻的酷刑并被秘密拘押。他遭到殴打，不让

他睡觉，还受到辱骂、电击，与外界断绝联系达 134 天。来文方声称，通过酷刑取得的证词在审理期间被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这就构成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的行为，因为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21. 来文方报告说，拘押 Al-Mrayat 先生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和第十条中规定的有关公平审判的国际规范。此外，《宣言》第八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来文方还主张，对拘押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的权利是《宣言》第八条所保障权利的基本内容，但时至今日，Al-Mrayat 先生仍未被获准使用这一权利，也不能请求获得《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大会第 43/173 号决议，附件)中原则 32 中规定的人身保护。据来文方称，Al-Mrayat 先生一案显示这种不遵守关于公平审判的国际规范的行为使对他的拘押具有了任意性质。

### 政府的回应

22. 工作组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向有关国家政府转交了来文方提出的指控，请其提供关于 Al-Mrayat 先生现状的详细情况，并说明继续对其拘押的法律理由。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 讨论情况

23. 虽然没有收到来自政府的任何信息，但是根据已经获得的资料，工作组认为可以根据其工作方法第 16 段的规定就拘押 Al-Mrayat 先生一案提出意见。

24. 首先，工作组注意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加入联合国多项人权公约，联合国特别程序——如本工作组授权范围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少数几个具有国际人权监督职能的机制之一。

25. 工作组首先研究有关以供词作为证据和法律咨询或代理的法律问题。本案所涉个人系依据据称通过酷刑取得的供词而接受审讯并被判刑。据说在讯问他时没有为其提供律师。

26. 以《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中规定的公平审判保障为基础，衍生了关于不许自证其罪、法律援助和代理权以及以供词作为证据时的其它保障的更详细规定。<sup>1</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酷刑和供词证据的判例中称，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体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必须作为调查机关没有为取得

<sup>1</sup> 见工作组第 40/2012 号意见 (摩洛哥) 的讨论情况及有关注释。

认罪供状的目的对被告施加任何直接或间接人身或心理压力来理解”。<sup>2</sup> 工作组曾无数次援引这一判例，并援引其关于习惯国际法下任意剥夺自由的定义和范围的第 9 号讨论意见。<sup>3</sup>

27. 在 *Bondar 诉乌兹别克斯坦案*<sup>4</sup> 中，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和(丁)项，因为在讯问期间没有为受害者提供律师，他也被剥夺了由自己选择的律师提供协助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还认为，另外，在通过酷刑取得供词方面，也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庚)项。<sup>5</sup>

28. 工作组回顾并赞同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在法院和法庭面前平等权利、公平审判和关于通过酷刑取得认罪供状问题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这条意见体现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下的习惯国际法：

29. “最后，第十四条第 3 款(庚)项保障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认罪的权利。对这一保障，必须理解为调查当局没有为取得认罪供词的目的对被告施加直接或间接的人身或不应有的心理压力。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以违反《公约》第七条的方式对待被告，以取得认罪供词。国内法律必须确保不将违反《公约》第七条取得的供词或认罪书作为证据，除非将这些材料用作发生了酷刑或其它本规定禁止的待遇的证据，而在这类案件中，国家负有对被告作出这类声明系出自本人自由意愿的举证责任。”(第 41 段)

30. 除了公平审判保障之外，国际法中禁止酷刑和防止酷刑义务的规定也另外为不得使用在没有律师咨询的情况下取得的证词提供了依据。此外，《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 条也作出了禁止酷刑的规定，后者还规定缔约国具有防止酷刑的广泛义务(特别是第 11 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署了该公约。

<sup>2</sup> 见工作组第 40/2012 号意见(摩洛哥)，特别是第 43 段及其注释，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53/1987 号来文，*Kelly 诉牙买加*，1991 年 4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5.5 段；第 330/1988 号来文，*Berry 诉牙买加*，1994 年 7 月 4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7 段；第 1033/2001 号来文，*Singarasa 诉斯里兰卡*，2004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第 912/2000 号来文，*Deolall 诉圭亚那*，2004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5.1 段；第 1769/2008 号来文，*Bondar 诉乌兹别克斯坦*，2011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7.6 段。并见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特别是 *Tibi 诉厄瓜多尔案*，C 系列，第 114 号，2004 年 9 月 7 日，第 146 段；*Maritza Urrutia 诉危地马拉*，C 系列，第 103 号，2003 年 11 月 27 日，第 93 段；*Cantoral-Benavides 诉秘鲁*，C 系列，第 69 号，2000 年 8 月 18 日，第 104 段。

<sup>3</sup> A/HRC/22/44，第 37–85 段。

<sup>4</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769/2008 号来文，*Bondar 诉乌兹别克斯坦*，2011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

<sup>5</sup> 同上，第 7.6 段。

31. 工作组还回顾国际法院对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2012 年)的判决<sup>6</sup> 指出:

32. “法院认为, 禁止酷刑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已经成为强制性规范(强制法)。

33. 这种禁止的依据是普遍的国际惯例和各国的法律见解。它出现在众多的普遍适用的国际文书中(特别是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1949 年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5 年 12 月 9 日关于保护所有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大会第 3452/30 号决议), 并已引入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法律; 酷刑行为一贯在国内和国际场合中受到谴责。”

34. 工作组还回顾禁止酷刑委员会和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有关这方面的关切和建议。国际法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 案(2007 年)的判决中援引《禁止酷刑公约》第 2 条, 指出, “预防的义务的内容依不同文书而不同, 要看有关条款的措辞, 也取决于需要预防的行为本身。”<sup>7</sup>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8 年)称, 预防的义务是“广泛的”。<sup>8</sup>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 这一义务的内容不是静止的: “委员会对有效措施的理解和相关建议是不断发展的,”<sup>9</sup> 因此有效的预防措施“不仅限于[公约]接下来第 3 至第 16 条中规定的措施”。<sup>10</sup>

35. 此外,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一般性建议<sup>11</sup> 中强调, 被剥夺自由人员作出的认罪供词, 除了在法官或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所作的之外, 都不应作为法庭证据, 在非正式拘押场所向被拘押者取得但未经本人在正式地点讯问中确认的证据也不得作为法庭证据。

36. “讯问只应当在正式中心进行, 要在法律上废除开设秘密拘押中心的规定。任何官员将某人拘押在秘密和/或非正式拘押中心的作法是违法行为, 要受到处罚。在非正式拘押中心向被拘押者取得但未经其本人在正式地点讯问中加以确认的任何证据都不得作为法庭上的证据。除在法官或律师在场时所作的声明之外, 被剥夺自由人员作出的任何认罪声明均不得作为法庭证据, 除非是作为针对被控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供词者的证据。”

<sup>6</sup> 国际法院, “关于起诉或引渡义务的问题” (比利时 诉塞内加尔), 2012 年 7 月 20 日的判决, 第 99 段。

<sup>7</sup> 国际法院, “《预防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的适用问题”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诉塞尔维亚和黑山), 2007 年 2 月 26 日的判决, 第 429 段 (第 180 页)。

<sup>8</sup> 见禁止酷刑委员会, 关于缔约国落实第 2 条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 (2008 年), 第 3 段。

<sup>9</sup> 同上, 第 4 段。

<sup>10</sup> 同上, 第 1 段。

<sup>11</sup> 见 E/CN.4/2003/68, 第 26 (e)段。

37.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的一个目的是保障调查当局不对被告施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人身或心理压力，以期取得认罪供状。不得自证其罪和获得法律咨询意见的权利不仅是保护个人利益的一项措施，也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司法进程的保密和效力，即充分保护那些可能因使用在脆弱时刻作出的认罪供词而被判定有罪或无罪的人，提高人们对于此类证据可靠度的信心。在没有获得律师意见情况下作出的认罪供词不得作为刑事法庭的证据。这一点适用于在调查过程中的任何阶段作出的认罪供词，包括羁押前和羁押后。

38. 在工作组审议的本案中，供词是在调查过程中作出，没有得到律师协助。这就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

39. 在本案中，来文方指控，供词是在酷刑下作出的。关于酷刑的指控及认罪供词没有相关确认的证据这一点更加使得这一认罪供词不得在审判中获得接受。工作组审议的本案凸显了依赖证词作为证据的问题。公平审判权利要求普遍地对有关供词证据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但没有事实显示这样做了。在发生酷刑指控的情况下，必须进行独立调查，也没有事实显示本案中进行了这种调查。即使有此事实，鉴于有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象本工作组这样的国际监督机构也要对政府行为进行特别深入的审查。因此，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

40.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在本案中，存在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五、第九和第十一条的行为，本案属于工作组审议向其提交的案件中参照的任意拘留类别第三类。

## 处理意见

41. 鉴于上述情况，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Rami Shaher Abdel Jalil Al-Mrayat 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五、第九和第十一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工作组审议向其提交的案件时参照的任意拘留类别第三类。

42. 基于上述意见，工作组请该国政府对 Al-Mrayat 先生的情况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使之符合《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标准和原则。考虑到本案的总体情况，工作组认为，适当的补救措施是释放 Al-Mrayat 先生，并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5 款赋予其获得赔偿的现实权利。

43. 工作组依照修订的工作方法第 33 (a) 条的规定，将有关酷刑的指控转交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供其采取适当的行动。

44. 工作组注意到，在 2013 年普遍定期审议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表示本国正在考虑加入某些联合国公约。<sup>12</sup> 工作组鼓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013 年 8 月 29 日通过]

---

<sup>12</sup> A/HRC/23/13, 第 11 段。